

魯迅譯文集

入

目 次

目 次

一、目 次

魯迅譯文集

九

死 魂 灵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魯迅譯文集

第九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56 字数287,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1/4 插页13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85元

第九卷說明

本卷收入《死魂灵》一种。

《死魂灵》是俄国果戈理所作长篇小说。第一部于1935年译成，同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译文丛书》之一。第二部残稿三章，1936年5月译訖（第三章未完）。193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增订本，曾加入这残稿三章，并有许广平所作《附记》一篇。

在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鲁迅全集》中，本书编为第二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

第九卷目录

死魂灵

序言(内斯安尔·珂德略来夫斯基作)·····	3
------------------------	---

第一部

第一章·····	31
第二章·····	46
第三章·····	73
第四章·····	102
第五章·····	141
第六章·····	170
第七章·····	200
第八章·····	230
第九章·····	262
第十章·····	288
第十一章·····	314

附 录(德国 沃多·塔克編)

一 《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一八四六年)···	359
---------------------------	-----

二 关于第一部的省察·····	364
三 第九章結末的改定稿·····	367
四之A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第一次的草稿)·····	380
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被审查官所抹掉 的原稿)·····	389

第二部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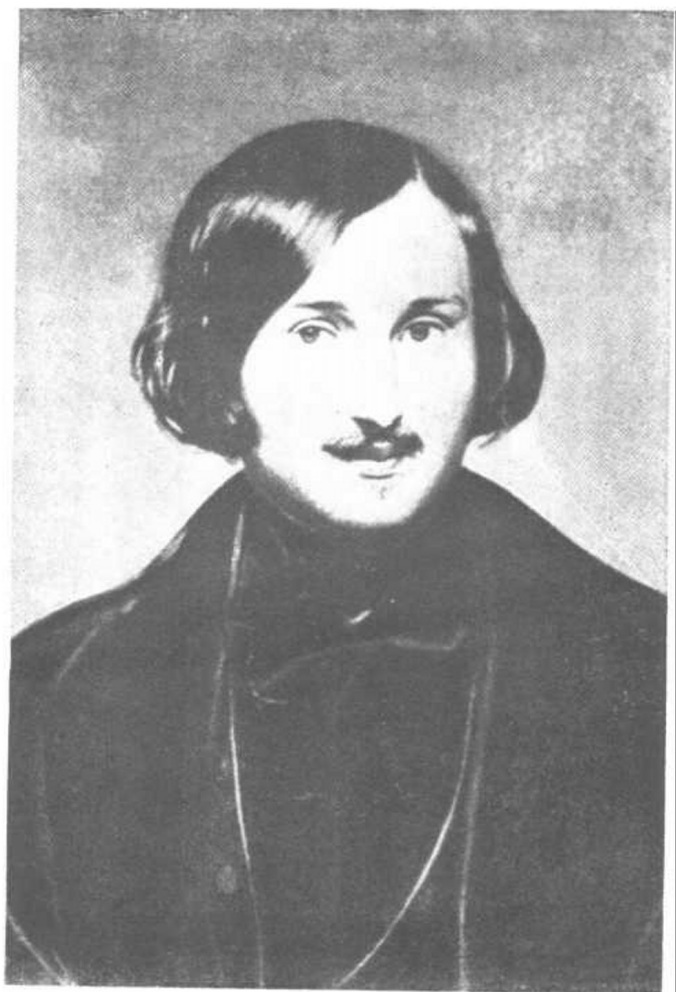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399
第二章·····	440
第三章·····	452

附 录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譯后附記·····	481
《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譯后附記·····	482

死 魂 灵

俄国 N. 果戈理 著
俄国 K. 勃罗日 插画



N. V. GOGOL
Th. Moller 画(1841)

序 言

1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象。在这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对于旧习惯的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意义说，《死魂灵》之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谛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的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

术家对于自己的环境的这主观的态度，却很迅速的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来，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牴牾，对于他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的转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理这才非常显明的见于俄国文学中。在《巡按使》和《死魂灵》上，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理是在西欧也负俄国文学的盛誉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开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是全都追踪果戈理的前轨的，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对象，对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的地，但也艺术的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罗夫斯基以至岡察罗夫，托尔斯泰和薩尔蒂珂夫—錫且特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誰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留連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象中，織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讀者前面，說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实的伟大而詳細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紀念碑；并非发表着他个人的見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滾过他眼前的人生的观念和輪廓。

果戈理的創作，在俄国文学的发达上，該有怎样的强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訓的哀情小說，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說，以及散文所写的許多抒情詩似的述怀，都逐步的退走，将地方讓給环境故事——給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說和它那远大的前程：給提醒讀者，使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評态度的散文故事了。

2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 的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华希理維支·果戈理¹（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絕非沉靜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具有批評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帶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了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將詩学供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靜的自然描写，来作純粹的規模。在这矛盾中，就决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剧。

果戈理是純然屬於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現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人的精神的特質，是不断的举他到別一世界去——到一个圓滿的世界，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于正义的定規的他的概念，对于永久之爱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轉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

当黑暗的日子和时间，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见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的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这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由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美丽的将来的豫先赏味中：对于现实的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信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耐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内面的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的劳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是觉得很容易解决的，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形成我们的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继承部份的尘世的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的过量，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人和作家的果戈理的全部悲剧，即成立在这里面，他

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预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开口于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破裂之下，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对于存立和确定，用一种健全的批判，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任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近来，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却也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资质中，果戈理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禀，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点，但同时也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见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些一切，却都拥到果戈理的调色版上，儼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了。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起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戈理的人，产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都这样的分裂时，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从坚牢的分裂离开，这分裂，是只由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这才能够结束的：或

者那用毫无粉飾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坚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調由艺术来悶死和破坏了誠实地再現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現了后一事：果戈理的对于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的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見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純粹而率直的宣講者。但当已將消灭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輝。

3

这部长篇小說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实。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傾向和他的鋒利而誠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的天稟之間，起了长久的爭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是《狄亢加乡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經显然可見了。在这小說是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現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詩人，将古代的傳說从新創造，使它复活。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見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間自然还以夢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所写人物中的許多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縱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純粹的簡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現別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謝，就清楚的显示着詩人的創作还没有取得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

知道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演过内面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别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写实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的创作的这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是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命运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的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了出来的那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的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象霍夫曼^①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的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速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述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

① E. Th. A. Hoffmann(1776—1822)，德国的浪漫派作家。——譯者。

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在艺术中抓着一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目睹，对于他却有些駭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損害，在精神上无足輕重。这是两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記》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創作里，漸漸的起了决定的轉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讓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去；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們怎样，他就照式照样的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极的方面。現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醜陋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当面就起了严重的問題，这是他在《肖像》里也已經提出过了的：“如果艺术来描写醜陋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有就是这醜陋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艺术品上的样子，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嗎？”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特》的短篇小说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觉得。

这些小说中之一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首簡朴的牧歌，是一个两样入于雕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